

当代报告文学丛书 DANGDAI
DANGDAI
DANGDAIBAOGAOWENXUECONGSHU



四川文艺出版社

地老天荒

著里
遥

1990·成都

天

荒

里遥著
地老天荒



当代报告文学
四川文艺出版

责任编辑：陈 红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黄 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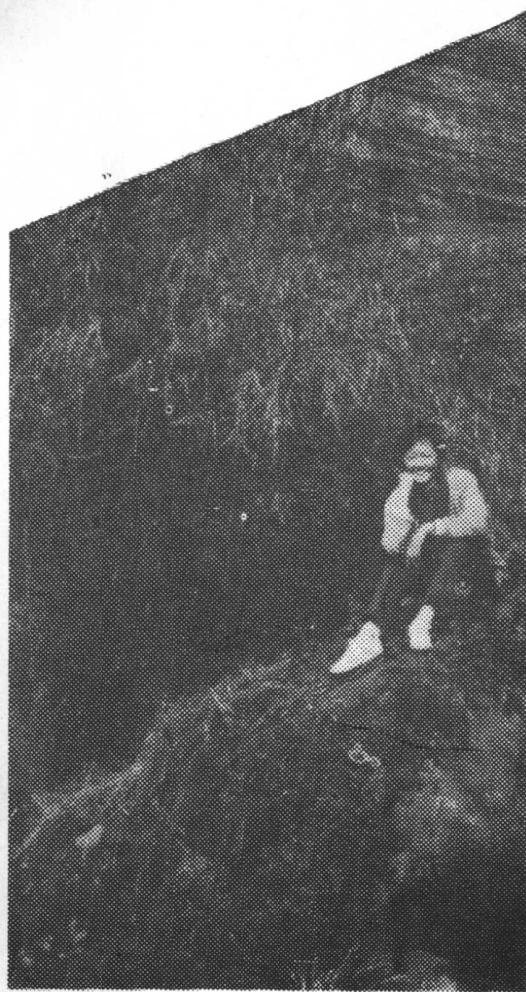
书名 地老天荒
作者 里 遥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0年8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8.5
印数 1—2,450册 字数 190千

ISBN7—5411—0593—7/I·561

定价：3.60元



作者近影

目 录

地老天荒.....	1
相见时难别亦难.....	22
给他一个太阳.....	41
小巷钟声.....	89
一个酒家总经理的新闻发布.....	106
酒梦.....	134
锁大王情思.....	204
少年何其芳.....	237

地老天荒

已经有8个年头了。

8年来，我和作品里的主人公一样，惊喜，欣慰，苦恼，徘徊，倍受熬煎。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表现它。犹豫了8年，寻找了8年，我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原则：这事情既然是真真切切发生的，我就真真切切地把它写出来……

小镇的特大新闻

中国有一条河叫长江，上游叫金沙江。在金沙江的河岸上，有一座县城，依山傍水，叫屏山。而在屏山县的大山洼洼里又有一个叫龙华的小场镇。两条小河——大龙溪和小龙溪就从它身旁流出去。

场镇很小，两条象小溪似的青石板街，串起了一间间灰色低矮的木板房。青石板街很窄，一泡口水就可以吐到对面人家家门口；青石板街很亮，青青的透着冷冽的光。

我这故事就发生在青石板街中的一间木板房中。

1980年12月的一天，在县城邮局工作的龙华街人陈大平从众多的来信中发现了一封奇特的信。

Li Shong

3834 Buchanan Hacer

Iowa State University

Annea Iowa 91142

U.S.A.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四 川 省 宜 宾 县

龙 溪 邮 局 收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好处，两条青石板街的龙华是区所在地，管着只有一条青石板街的龙溪乡。陈大平虽不是龙华人，但对三条青石板街却很熟悉，他拆开了信。

敬启者：

我是从台湾来美国的留学生，很冒昧，但却也满怀希望地写这封无确定地址的信。贵局，为的是希望能代我在台湾的一位朋友联系其在四川的亲人。当然此愿望有待贵局的帮忙才能实现。我朋友叫董裳，现年65岁（1915年生），于1949年以前来到台湾。我只知道他的家乡在宜宾县，其家附近有一条河小龙溪。1949年以前董家颇负盛名，

衣阿华

我将他的粗略概况介绍于下，希望有助于贵局寻其亲人。

父：董颂周，1949年以前曾是袍哥帮会的大爷或二爷。如健在，可能100岁左右。

母：欧阳宗毓，如果健在也可能100岁左右，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妻：晓秋（忘其姓），现年为65岁左右，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49年以前当过教师。

儿子：董绍侠，现年约43岁左右。

本人在台湾土生土长，但基于同胞爱，写此信，希望能为海峡两边分散30多年的亲人寻复一线联系的机会，还望贵局能成全，尽可能代为寻人。若有消息，请其亲人尽速按我信封上的地址与我联络，以便转达，因我可能在五个月内回到台湾。

敬礼

万事如意！

李松 敬上

1980年11月18日

这真是特大的喜讯，从天而降！

陈大平不仅认识董家一家人，而且还和他们有亲戚关系。他托人将信直接带给了信中所说的人——董裳的妻子曹礼成。

这一来，龙华街沸腾了！

在平常，哪家杀只鸡，来个人，都会遍街尽知，这么大的事儿，不一会儿，就成了人人谈论的中心。

消息不胫而走，信在场上好多人的手中传阅。那长长的信封，信封上U.S.A.三个“横起爬”的字，邮票上长头发，高

鼻子的洋人，都在小乡场上那周而复始、单调沉闷的生活中激起了浪花。

“那老寡妇有丈夫了，哈哈！从哪冒出来的？”

“曹大娘好福气，守了几十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好福气，你去守守看，四十多年的活寡！”

.....

说什么的都有！

我们这被寻找的老太太呢？先是懵了，不相信发生在眼前的事是真的，等她听清楚“董裳”，她丈夫的这两个字以后，头一阵晕，那关闭了四十多年的闸门打开了，泪水哗哗地流泻着……

四十多年，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黄昏和黎明？多少个春，多少个秋？熬过了，熬来了，熬白了头，熬老了心！老天，你有眼了，世道太平了！该太平了！

老太太已经66岁，比她丈夫还长一岁。花白的头发，头顶已经稀疏，宽阔的前额，一条又一条象沟壑似的皱纹布满了眉间，两颊间已经有了点点老人斑。但一对特大的眼睛仍然那么活泛，时时透露着希冀的光。眼珠不灰不黄，黑黑的。黑黑的，不掺一点假，黑得那么认真，黑得那么大胆，黑得使人想看又不忍多望上一眼。黑黑的，这是几十年的思恋，等待，坚韧，执著凝结成的生命点。开朗时，笑声仍然那么响亮。整齐、雪白的牙齿，至今还能把干胡豆咬得脆崩崩响。这眼，这牙，这端庄耿直的鼻梁，这典型的鹅蛋脸，可以想见，她当新媳妇时，曾多少次地骚动过她男人那颗早已不安分的心！

然而，这颗心却冷却了将近半个世纪！

人的生命能有多少年？

信上寻找的是她么？象是，又象不是。

多年不做的梦又出现了

从来信看，收信人是宜宾县龙溪邮局。宜宾当时是地区所在地，它下面有个宜宾县，但没有龙溪这个地名。感谢宜宾地区邮局的同志，他们终于将信发往了屏山。屏山县是宜宾地区管辖的地方，收信人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寻找亲人的人叫董裳。是的，在屏山县龙华寺，解放前有一个舵把子大爷叫董颂周，1956年病逝。他的长子，姓董名裳，从小在外念书，后抗日从军，解放后就下落不明了。这些，和信上所说的情况符合。

下面问题就大了。董裳之母，董裳之妻，没有一个人念过大学。在龙华这个地方，解放前别说董家，就是最有钱有势的胡家、王家，不仅没有出过什么大学生，连稀有的一两个初中生也是抬着滑杆出，抬着滑杆进，寥若晨星，视若神明。什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恐怕董裳的母亲和妻子不仅见所未见，闻也未闻过，而且董裳的原配妻子姓曹名礼成，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明媒正娶，路人皆知。信中却说他的妻子叫什么晓秋。从何说起呢？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董裳和曹礼成1932年结的婚，也就是他们十七、八岁的时候。结婚以后董裳即外出到宜宾读书，以后假期曾回来过一两次。夫妻俩在一起的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还不到半年，只生有小女一个，但未到一岁就夭折了。此事，董颂周曾写信告诉过儿子，董裳是知道的。而今信上却说有一个儿子，叫什么绍侠。儿子，这是曹礼成不知多少次的梦想，也不知道望着别人的儿子垂涎过多少次了，还为别人带大过一个又一个的儿

子，可是，她和丈夫之间就没有儿子。这是她的隐痛，她的心病，这也使她在人面前矮了三分。儿子，儿子，丈夫都不在了，送子娘娘再慈悲也不会光顾她的门庭了。可怜的活寡妇！

以上这些和事实出入的情况，该作何解释呢？

当天晚上，曹礼成做了一个梦，这样的梦她多少年都没有做过了。她梦见年轻时候的丈夫，体魄健壮，红光满面，但却气势汹汹地向她走来。走到她的床前，不由分说，把她从床上拉下来，还抢走了她的被子，口中骂道：“滚，你不是我董家的人，我不要你，你给我滚……”惊醒过来，她满头冷汗。

希望是个魔鬼，没有了它，就不会受折磨！

曹礼成对丈夫的等待、盼望已经到了麻木的程度。在此之前，失去亲人的创伤虽然不会愈合，但血早已凝固，冷却。如今，死去了的希望又复活了。

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眠，我怎么会做那么一个梦！

在记忆里，在思念中，她的梦应该是这样的，本应该是这样的……

丈夫归来了。

乡场上一片喧腾，一阵鞭炮。丈夫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如今立功归来，胸前挂满了军功章。夫荣妻贵，富农媳妇的帽子摘掉了，境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她，不再去扫街了。

这是一个梦，一个至今未曾实现的梦！

丈夫归来了。

从什么农场，什么监狱遣送归来了。胸前没有军功章，只有一个编号。穿着件蓝中透白的衣服，这是囚徒们穿的，她知道。乡场上的四类分子又增加了一个，但是，她身边从此有了

一个人。她的负担减少了，劳累减轻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听政府的话，恩恩爱爱，白头偕老，此生足矣！

这，依然是个梦，至今未曾实现的梦。

丈夫归来了。

从台湾归来了。县长，县政府的领导去接他，胖了，连西服扣子都扣不拢了……她在堂妹工作的成都看见过，她在电视机里看见过——那是人家的丈夫归来了。

她希望的不是丈夫带回来多少钱，多少物，多少荣誉。她需要的是她的丈夫，丈夫的话，丈夫的力，丈夫的音容笑貌，丈夫的一切一切……为什么我不该有一个丈夫？为什么我不能有我自己的丈夫呢？

她的梦，她做不完的梦……

她站在桑树下面，仰望着头，牵着衣兜守着树上的丈夫。丈夫摘一把桑葚，扔一把在她衣兜里。她怀着孩子已经有四、五个月了，想吃酸的想得要命。桑树的枝条闪悠悠的，自己的心儿也闪悠悠的。他们坐在桑树的浓荫下，肩靠得紧紧的。她推了他一把，他说，不怕，正午，人们都回家去了！他喂她一把，她吃得美滋滋的，嘴唇更红了；她喂他一颗，他酸得直摇头。夏日的田野，只有她和他，以及那个欢快叫着的蝉……

这不是梦，这是已经逝去五十年了的过去。那甜蜜的过去，温馨的过去，永不再来的过去。

不，这是梦，这明明就是一个梦。一个记忆犹新的梦，一个现实中曾经有过的梦！

她识字不多，提不起笔来，就请人将来信抄了一份寄给她在成都工作的堂妹——她唯一亲近的一个亲人，让堂妹给参谋参

谋。场上关心这事儿的几个秀才，有董裳儿时的朋友，有兽医站的兽医……他们众口一词地说，给董裳写封信，告诉他，他的结发之妻曹礼成几十年苦苦地等着他，告诉他，吃过曹礼成和他喜酒的乡亲故旧都在盼着他回来，等着吃他们的团圆酒呢！

信写好以后，叫人专门带到县城去请县中学教外语的老师写英文地址。乡场上就没有一个能写“横起爬”（英文）的人啊！

信，是从县城发走的。

“你要是董裳，你的妻子就应该是曹礼成”

在曹礼成堂妹的心中，她有个姐夫哥（曹礼成的父母死得早，是由叔父母，即堂妹的父母将她养大嫁给董家的）。听父母说，姐夫来家送礼见老丈人的时候，背着一个细篾背篋，进大门跪下来就磕头。父母亲很喜欢这个憨厚的小伙子。堂妹还曾看见过这姐夫哥写在硬壳笔记本中的字。写些什么由于认不得当然也记不得了，只记得那钢笔字象是从一个模子中倒出来的一样，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堂妹读中学时，曾经穿过不少由姐夫寄给姐姐的男式衬衫改做的衣服。有白色的，天蓝色的，还有米色的。心中，还装有不少关于姐夫的故事。

姐夫在宜宾读叙联中时，又考上了国民党的什么炮兵学校，到了西安。因为学校一个很赏识他的老师被捕，他也被株连，抓进了地牢。一关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中，家中音讯杳无，不知他的死活。

地狱般的黑牢生活，很快使姐夫的双眼假性失明了。但他在狱中坚持学习，摸索着用草纸写了一首又一首古体诗词，以

抒发自己悲愤的心情。有一天，传来国民党的大员要视察监狱的消息。姐夫听到外面不同凡响的沓杂脚步声，把诗词本从打开了的窗戶中扔出去，掉在了大员的脚边。大员惊诧之后，拣起来一看，是一本旧体诗词。作者年轻气盛，才华横溢。爱才的大员过问了此人。姐夫因三年中查无实据，也就得以释放。

从西安要着饭，讨着口回到成都，他无脸见江东父老，不敢回去见父母妻子，踽踽于成都街头。曹礼成听人说了丈夫的遭遇后，把陪嫁、私房钱托人带给了丈夫做盘缠，要他无论如何回家来。可是，丈夫那男子汉的特强自尊心不允许自己成为一个窝囊废，看见报上招收空军地勤人员的消息，他又报了名，考上了，但从此也就再没有回过家……

堂妹还听姐姐说，姐夫长得也不是很漂亮，个子不高，但人很好。他本来一心要出外读书，不愿结婚的，父母托媒人给他说了几个姑娘他都不干，后来看到了姐姐，他才同意结婚……他很爱清洁、整齐，头发经常梳得光光生生的，看不见一根乱发。

堂妹还记得这么一件事。小时候，看见姐姐在没有人的时候，偷偷拿出一个乳白色，外面有无数可爱的，象小乳头似的泡泡的小瓶子，打开盖盖，轻轻地闻闻，然后用小指头去沾那么一点点，往脸上抹，姐姐的脸红得象门前的石榴花。淘气的她，趁姐姐不在，找出那瓶子，打开，挖出一大坨就往脸上抹。由于年深月久，雪花膏虽然香气馥郁，但已经干裂，堂妹成了一个大花脸……

还记得……

还记得……

就是不曾见过，不曾见过姐夫长得象什么样儿，鼻子长在

哪里？有没有嘴巴，会不会说话？有没有手，会不会写信？有没有脚，会不会走回家？……

今天，她收到了姐姐寄来的这么一封信，啊，是姐夫寻找姐姐的信！她恨不得立即跑一趟，去把那未曾见过面的姐夫哥给拖回来……她提起了笔——

李松先生：

您好！

您给龙溪邮局的信，他们给了我姐姐曹礼成。如果您是为我们场上的董裳寻找妻子的话，如果董裳的父亲叫董颂周的话，那么，董裳的妻子就应该是我姐姐曹礼成，而没有什么晓秋。如果您朋友就是我们乡场上出走四十多年的董裳的话，那么，他的家庭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我姐姐曹礼成四十多年来守着董家这么一间木板房。她和公公、婆婆一道嫁出去了两个妹妹，又为一个弟弟玉麟接了媳妇。公公、婆婆百年以后，她一个人又把他们送上了山，如今，一个人留在小木屋中。

……

堂妹用繁体字给美国的李松及台湾的姐夫各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的信。

信寄到了美国爱俄华州。

“把他化成灰，我也能认得。”

1980年12月5日寄出去的信，堂妹在月底就收到了李松先

生的回信——

曹文琴女士：

昨日及今日陆续接读您及您姐姐的来信，亦使我不敢确定曹礼成是否就是董裳先生的太太。我于1975年还在台北就读研究所时认识才华横溢的董裳先生。日后我们相知甚深。今年（1980年）8月，我出国前我们在台北共住一起达一年多，我敬他如父，他待我如子。董家的成员和家况是平常我和他聊天时所留下的印象。因我事前并没有征得董先生的同意，和董家联系是我私自关怀董家，希望能为他们的亲人取得联系，所以请恕我暂时未能把您托交的信转给董先生。我希望证实此事以后再告知，这样做或许会比较好。

您来信所谈情况，只有他的父亲董颂周与我所述相符合，其他皆有出入。我记得很清楚，他曾告诉我，他的内外祖父皆是清朝时代的举人，母亲欧阳宗毓……董家1949年以前家世相当好。董先生之妻叫（？）晓秋，我忘了姓，早年就读北大物理系（他的姐姐们亦就读过北大），从来没听他提及曹礼成这名字。董先生婚后生有一子（非女儿），取名绍侠，在董先生来台湾前，绍侠已十多岁，现在约40—45岁之间。另外，就董先生来说，1949年以前，他高中毕业后曾在报社当过编辑，后来毕业于黄埔军校炮科，再转入空军，直到在台湾退休。

希望以上资料有助于确定曹礼成是否就是董裳的太太。如果确定无误，当然最好。万一不是，还请您帮我找寻董先生的家人，使他们得有机会通信。如此则当感激不

尽。我已回信给令姐，并附有董裳先生的照片，希望有助于身份的澄清。我可能于明年5月20日以后回台湾，再回美国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情况如何，请尽速与我联络。

李松 敬上

1980年12月24日

几乎同时，屏山县龙华街曹礼成也收到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及照片。在风景如画的湖边，在假山和水榭面前，一位身体健壮，红光满面的中年人（似乎还说不上是老人），面带微笑，凝视着远方。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一丝不乱。白衬衫扎在浅咖啡色的西式长裤中，脚穿一双厚重的胶底皮鞋……曹礼成拿着照片的手在颤抖着。这不就是40多年前离开自己的亲人、丈夫董裳吗？还是当年那个样子，不老，不老，没变，没变，就是他，就是他……就是把他化成了灰，我也认得，认得！曹礼成拿着彩色照片，犹如拉着亲人的手，不愿松开，泪水扑簌簌直落在丈夫的脸上，身上……

成都和屏山又同时向美国李松先生发出了信，肯定地告诉他：照片上的人就是龙华的董裳，曹礼成就是他的妻子。

很快，李松先生的信又来了——

“曹女士：您的第二封信早就收到，因学校功课忙碌，未能即时回信，请原谅！”

“您前后两封信，所提有关董先生的资料与我所知者实颇有出入，此事事关身份问题，您我都应慎重！前曾分别寄给您及令姐一张董先生的照片，如果不能确定是你们的亲人，还望将照片寄回还我，以便日后找寻之用！”

“另外，我决定三月初回台湾，在适当的时机，我会向董